

石爱妮的命运

谷峪



石 爱 妮 的 命 运

谷 峪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88001

內 容 說 明

石爱妮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形象,受尽地主摧残压迫,在党的教育下和斗争锻炼中,逐渐成长为一位坚毅的共产党员和优秀的抗日干部。作品通过她的遭遇和她的成长过程,真实地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人民所进行的英勇、艰苦的斗争,并且生动地反映了个人的命运和整个时代的、人民的、阶级的命运血肉相连的关系。

封面設計: 王 荣 宪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 057 号

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 1141 字数 150,000 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6 11/16 插页 4

196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6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20000 册

定价 (3) 0.64 元

統一書号:10020·1141

定 价: 0.64 元

1433/04

第一章

一

石爱妮的家庭，一共五口人：夫妇两口还有三个孩子。丈夫唐满囤给地主王国栋家当长工；大儿子铁蛋也给王国栋家放奶羊。平日家中只有她和四岁的女儿林闾、不满周岁的小儿二多子度日。

今年春季，有一天石爱妮正在北洼锄春谷，听到河滩地里铁蛋吱吱呀呀地哭喊声。石爱妮扔下锄头跑去一看，见王五骑在铁蛋的身上，掬圆了拳头正在打。石爱妮一面向那里跑着喊了一声“铁蛋”，王五就放手了。她近前一看，自己的儿子被打的鼻子里淌着血，夹袄也撕打烂了。心里疼的慌。她还没有来得及问王五为什么打他，王五早开了腔：“你要着实管教管教你家孩子，他打了三少爷！”王五说完用手指着蹲在一旁擦泪的福祿。

石爱妮听说自己的孩子打了王国栋的三儿子，心里有些着慌，她就顾不得再打量铁蛋那脸上的伤，急忙走到福祿跟前去安慰几句，回头又斥喝着自己的孩子：“你为什么打福祿？”

铁蛋委屈的说：“我没有打，他来打我，我一推，他自个就倒了。”

“你干什么去推他？”石爱妮追问着。

经问明原由，是这么一回事：早饭以后，铁蛋把两只奶羊从

王国栋家赶出来，到河坡放新鑽出的蘆草尖。半晌午，福祿在王国栋跟前背了几句“三字經”，乘他爹躺在炕上烧大烟的个工夫，跑到河坡来玩。他見了鉄蛋就說：“这里草不多，那边地里草多着哩，走，咱到那边去放羊吧。”鉄蛋知道那边地里长的不是草，是叔叔伯伯种上的谷子和高粱，就和福祿說：“去你的！吃了人家苗子，不砸断你的羊腿！”福祿不听，一定要去，他向鉄蛋手里去夺鞭子，鉄蛋不給，他举手就打，鉄蛋一推，福祿摔了个四蹄子朝天。这时王国栋正讓王五出来找福祿，王五找到这里，見福祿正仰面躺在地下哭，便不問青紅皂白，按倒鉄蛋便一頓好揍。鉄蛋也不是一个服硬的孩子，他身上挨着打，口中大罵，一直到他媽媽赶到才止住。

石爱妮問明白以后，認為虽然鉄蛋揍了福祿一跤，王五却不該往死里打他。两个同岁的孩子誰打了誰挨，喝散他們也就算了，大人插手那就不对。但她又想到，自己的孩子打了福祿，和打了一般孩子不同。人家是財主家的，金里生，銀里长，从小娇慣了的，今天也算受了大气。她想到这里就不想再質問王五了，孩子吃了亏，糊里糊塗也就算了。但想不到，挨打的不哼，打人的还不依不饒的。当福祿拉起王五的手要家走的时候，王五却大声喊叫着：“那不行，人家打了你，就那样白挨白走嗎？”

石爱妮一見这个情况，心里着实生气，她有心和王五爭辯几句，但是她知道，穷人是不能动气的。她把火压了压，只得又把鉄蛋打了几巴掌，王五这才認為合理了，把羊拉在手里說：“这两个羊不讓你放了，走！”他一手拉羊，一手領福祿扭身走了。

鉄蛋心里窝了一肚子气，福祿打了王五打，王五打了媽媽又打；他气兒出不来，随手撿了一块石头追上去，照着一只羊的那个奶敲了一石头：“我叫你流奶！”然后撒腿向村子里跑去了。

那只雪白的大奶羊，經石头一击，立刻臥倒在地，鉄蛋媽媽大驚失色地跑过去，把它抱起来，給它揉搓着奶。王五并不追趕鉄蛋，反倒得意地向石爱妮說：“好办了，好办了。这可是你亲眼看見的。”他說完，不犹豫地把羊趯趯趯地拉走了。

石爱妮呆立在那里，望着王五走远，也沒有顧得去地里抗那张鋤，便走回家来。

石爱妮擰着眉、低着头走进村，繞过自己的垣牆就听到林閑在家哭着。也許她习惯了这种兒女的哭声，也許她听覺麻痹了，她竟若无所聞地向自己家走来。

石爱妮走到大門口，大門开着，她走到院里，看見南邻菱花媳妇郭大翠正在落門。两个孩子爬在地下，从門扇下边和門檻上边一道隙縫里向外望着，大翠着急地，用力推着門扇。

“我来开。”石爱妮不慌不忙地走上去低声說。

“沒有见过你这样的媽媽，孩子哭死也不管。从半上午一直哭到如今，哭的我在家做活也做不下了。”大翠心痛的責备着石爱妮。

石爱妮不作声，不解释也不表白。她开开鎖，推开門，孩子早抱住了她的腿，石爱妮厌烦地照着两个孩子的屁股狠狠打了几巴掌：“哭什么！哭什么！哭死，小冤家們！”

中午，石爱妮沒有做飯，下午也沒有下地去。天快黑了，鉄蛋溜进家，肚子餓的难受也不敢向媽媽要飯吃。石爱妮覺得鉄蛋可恨，又覺得可怜，她一眼也不看他。鉄蛋一会儿掀开鍋看一看，認為里边一定給自己剩着吃的东西。但打开鍋盖，鍋是空的。过了一会，他又小心翼翼地蹬着凳子看了挂的高高的干粮籃子，里边也沒有什么。鉄蛋又慢慢找了缸里、囤里，及一切有希望找到的地方，都沒有。他肚里咕嚕着叫，心里埋怨着媽媽什

么也不给自己留。最后他倚着墙，眼巴巴望着用奶哄着孩子的媽，泪流下来。

“不讓吃飯啦？”他低下头問了一句。

“我沒有飯給你吃。”媽媽冷冷地回答。

鉄蛋听了媽媽的話，失望地、害怕地向門外移动。石爱妮剛站起来，他早跳到院里去了。鉄蛋怕的是給媽媽捉住再打一頓，所以总和媽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

直到晚上，鉄蛋的爸爸从西疃回来才催促石爱妮烧起火，做了一些稀粥一家喝了喝。唐滿園是来拉孩子去給王国栋和三少爷賠礼的。他到家，什么也不說，等鉄蛋喝完最后一口粥，才問着兒子：

“鉄蛋，你知道你今天闖了多大禍嗎？”

鉄蛋見到爸爸和平日那完全不同的神色，立刻又被吓得目瞪口呆。他搖搖頭，沒有說話。

“你打了三少爷，还打了三少爷吃奶的羊，他爸爸可不依你哩！”滿園和鉄蛋說。

“爸爸，这不怨我呀！他先打的我。我只推了他一下。爸爸，我一点瞎話也不說，沒有使大劲他就倒了。你說，爸爸，为什么福祿念書，我放羊，我喂飽羊，挤出羊奶他吃？他打我，沒有人打他；我推了他一下，这个打一頓，那个又打我一頓？”

唐滿園听了兒子这几句話，心里一陣酸痛。他說：“孩子，这是老規矩，都是这样的。就这样还怕人家的气不出来呢！走，咱們到他家去一趟，賠賠礼也就完了。”

“我不去，王五打的我身上还疼呢，我还給他們賠的什么礼？”鉄蛋不滿地說。

“不去可不行，福祿他爹可厉害哪，他讓誰死誰就死，讓誰活

誰才能活。”唐滿囤吓唬着他。

鉄蛋半信半疑地听着。

“……你和我去一趟，到那也不用你說話。明天早晨你还去赶你的羊，事就完了。”

無論滿囤怎样劝說，鉄蛋还是不肯去。最后滿囤拉着他的胳膊，一定要他去，石爱妮才插嘴說：

“不去算啦。”

唐滿囤直起眼睛望着石爱妮說：“不去賠个礼，那两只羊也放不上啦。”

“不讓放就不放了。”

“那羊若出个好歹，人家讓賠羊，一年的活就白干啦。”滿囤向石爱妮說。

“穷人想那么多也沒有用，到什么时候說什么时候吧。”

唐滿囤見老婆不贊成，也就不再勉強孩子。他在家坐了一会，抽了两袋烟，带着不悅的神色回到西墜王国栋那里去照顧牲口。

二

中午，石爱妮为了很快下地，匆匆忙忙地照顧孩子們吃罢飯，刷洗了鍋碗，她正想把孩子交給鉄蛋，自己下地走的时候，鉄蛋早跑出去不見了。鉄蛋媽找到这里，那里，最后在村前大榆树上发现了他。他爬到大榆树的梢头，去掏喜鵲，树下有許多孩子仰头望着他，等待着鉄蛋的胜利。

石爱妮見他爬了那么高，攀登着細小的枝干，那枝干被风摇晃着，实在危險的很。一个做媽媽的看到这个情况，早已把心提

到嗓子眼里了。她掩在一个短墙后边，仔細盯着，不敢去惊动他。……呀，他还在往上爬，喜鵲窝已快摸到，她見他又蹬上一个枝杈，把双腿盘在树枝上，才覺得牢靠了些。鉄蛋举起两手向窝里摸去，一对大喜鵲围着鉄蛋喳喳地拚命叫。……一个又一个光油油的小喜鵲被他抓出来，放在兜里。这时，大喜鵲更着了急，逼近他，在他的脑袋上乱啄着。鉄蛋不慌不忙，左手护着头，打着喜鵲，右手仍进去掏。直到两个兜子裝滿，才慢慢地移动下来。

石爱妮出了一身冷汗，向这边走来。

“我要一个，鉄蛋，……”鉄蛋两脚刚踏到地，孩子們就把他围起来。鉄蛋每人一个地散发着。

石爱妮悄悄走过来，鉄蛋光顧的分喜鵲，衣領子就被抓住了。石爱妮本来怪他不領孩子，現在又見他爬高树，所以按倒打了他一頓。打罢，鉄蛋从地下爬起来，一声不哭，知罪地看着媽媽，一句話也不說。

鉄蛋媽打完，把二多子塞在鉄蛋怀里，又把林闊操在他跟前，指着鉄蛋发狠地說：“你不好好給我看孩子，回来我宰了你！”說罢，她扛起鋤下地去了。鉄蛋等媽媽走远，才抱起二多子，趑趄着向村街上走来。

自从鉄蛋不給王国栋家放羊以后，这些日子便留在家看弟弟和妹妹。因为他自己才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，看孩子有許多不周到的地方，常挨媽媽的打。而以往，他記得媽媽是輕輕地打，自从和福祿打了那一次架，失掉了放羊这个工作以后，媽媽打时用的力气大多了，一巴掌或是一笞帶疙瘩打上，总是热火燒燎的疼半天。因此，他每見到媽媽，心里总是恐惧地提防着。他回避着，尽量躲的她远远的。鉄蛋曾經因为失掉放羊这个工作，心里快活了几天，但現在他倒願意离开媽媽再去放羊了。

自他担负起看领弟弟、妹妹这个工作以后，每天都是这样，媽媽下地前，把孩子向他怀里一塞，然后瞪一眼——警戒他一下就走去。然后鉄蛋抱起弟弟，领起妹妹，在村街上、巷子里游荡，象是三个孤儿。他既厌烦又疲倦，无精打采，弟弟妹妹象是一条繩子把他捆绑住，使他不能自由。有时他强烈地怨恨着媽媽：“就不给你看孩子，打就打罢！”他自己願意象别的孩子一样，有人教認个字，或无牵无挂地玩一玩，可看来永远不能！能的还是每天看这两个孩子——“該死的孩子”！

在这初夏的日子，太阳晒下来象火，使人困倦。孩子要睡，鉄蛋就和他们一起随便睡在街上、巷里或是大树的蔭凉里。有时鉄蛋实在累了或者想自己玩一玩，需要孩子們睡一会而孩子們偏偏不睡的时候，他也是不顧屁股脑袋，給弟弟妹妹一頓小拳头。弟弟妹妹哭起来，他自己也跟着哭起来。

鉄蛋抱起二多子，领起林閤，两手攥着小喜鵲向家中走来。

到家，他想用一些秫秸蔑編个小籠子，象石头家那个一样。但他編起来不知怎样起头，他左安排右安排还是不象那个样兒。这时弟弟又哭，妹妹又来乱抓，他心中煩了，他把两只喜鵲放在宅神龕里——老母鷄下蛋的那个地方，又抱起弟弟、领起妹妹走到街里来。

这时，他心里多么盼望两个孩子睡一觉啊。那时他可以安靜地坐在地下，仔細想一想石头家那个雀籠子是怎样編的。他一面游蕩又一面想：“再有多少日子，他就不讓我抱了呢？……噢，象妹妹那么大。……呀！那还得两三年哪！两年有好多天，数都数不清哪。”他害怕两年那漫长的时光，他苦恼。他眼望着弟弟，好象仇人一样地詛咒他：“死吧，該死的！我为什么要当你的哥哥？”

鉄蛋的两臂痠疼了，他倚着墙，蹲下来。他讓弟弟躺在自己怀里，象媽媽一样哄着他：“二多子睡啦，呵，猫来啦……二多子睡啦……。”二多子真的合煞了眼，鉄蛋高兴极了，他試着把他刚往地上一放，地上象有什么东西扎了他一样哭起来。

“哭！”鉄蛋給了弟弟一拳，弟弟更哭的急了。鉄蛋只得又站起来很好地抱起他。鉄蛋气得象媽媽一样了：擰着眉，瞪着眼，如果有人給他做主，他真想把他扔到河里去。他心里难过，想不通为什么自己生在了这一家里：媽媽可怕，弟弟可恨，爸爸又不能在家……。他不記得媽媽有一次用笑脸和自己說过一句話，他納悶自己倒是怎样长这么大的？

鉄蛋人虽小，心事却想不完，这时他想着想着也有些睡意蒙矓了。在他睡态的深思中，猛听一陣吵嚷，他抬头一看：在街北，刘三活伯伯手提着一条蛇从家中走出来。那条蛇真大！有二尺多长，身上杂披着綠花、藍花、紅花……。三活伯伯胆子真够大，手捏着它的尾巴，倒提着。那蛇吐出舌头，想弯回头去咬他。三活伯伯一点也不害怕，不慌不忙的提着蛇走他的路。妇女們，孩子們，蜂一样的涌去看。

“哎，嗨！”鉄蛋抱起弟弟，抛下妹妹，也飞一般地跑去了。

人群随着那条蛇往远处走，鉄蛋在后边拼命追。他的眼，紧跟着那人和蛇，跑呀，跑呀，不小心他讓一块砖头絆倒。他栽了一个嘴啃地，把弟弟扔了几尺远。二多子的头撞在了牆角上，血，血从右額角流出来，經過脖子流到地下。

“媽，呵，媽呀，媽呀，媽呀！”鉄蛋失声地叫着。他不知怎样才好，他只张着手，却不敢动弟弟一下。那看蛇的人发现以后，許多人跑过来。跑在最前边的梦花嬌嬌大翠急忙把孩子搶在怀里，向他家跑去。惊傻了的鉄蛋紧跟在梦花嬌嬌的后边。

到家，夢花嬌嬌和果樹枝姑姑，用一些白面和一些棉花給二多子蓋住傷口，那血才停止向外流了。夢花嬌嬌心疼地喊着孩子：“二蛋——二多，多子！”但孩子仍不睜眼。這時，鉄蛋只是張着嘴、直着眼，吃驚地看弟弟。夢花嬌一眼睜見他，急忙說：“闖禍的孩子，還不去地裡把你媽喊來。”

鉄蛋听了，扭頭就往外跑。他用畢生的力量向北洼地裡跑去……房屋、樹木、莊稼在他眼前閃過。他跑，他飛……忽然他的腳步停住。……他想到一件事，立刻遲疑起來。記得午後，媽媽下地前，把孩子塞在自己懷裡，指着自己說：“你不好好給我看看孩子，回來我宰了你！”他吃驚地捉摸着：“這‘宰’是什麼呢？”……忽然他明白了——往常過新年以前，人家宰豬，那豬吱吱呀呀地叫着，向人們求饒。但人們誰都不理會它的喊叫，屠夫按着豬的頭，用一尺多長的尖刀子，刺進豬的嗓子；噢，他意識到，這就是“宰”。他想象到這恐怖的場面，他怕得哭起來。

.....

太陽將要墜落的時候，石愛妮才從地裡回來。她見到二多子這樣，不哭也不叫。她把二多子抱到家去，孩子仍不睜眼，焦黃焦黃的臉，粗粗地喘着氣。石愛妮滿身出着汗，死盯着兒子，她在兒子的臉上等待着好轉的徵象。

又過了好大工夫，二多子才把眼睜開，哭了幾聲。石愛妮的心放寬了一點，開始掉了兩滴熱淚。

大翠勸她不要生鉄蛋的氣，先顧孩子要緊，請個看破傷的醫生來瞧瞧最好。石愛妮說：“唉，他爸爸不在家，待醫生的東西一點也沒有。”大翠急忙說：“我家有面。”懷庆說：“我去菜園裡割點菜。”鮑長鳴說：“我請醫生去吧。”

石爱妮用感激的眼光望着大家。她又对大翠說：“讓鉄蛋去西疔喊他爸爸。”大翠說：“鉄蛋去地里叫你，还没有回来。”石爱妮納悶地說：“鉄蛋沒有到地里去叫我，我是听到万祥說了才回来的。”大翠想了想又說：“孩子怕你打他，哪里敢去，一定躲到一边玩去了。”

“上一輩作了什么孽，修这样个孩子。”石爱妮叹一口气。

掌灯时分，唐滿園回来了，医生也請到。叔叔伯伯們、嬌嬌大娘們都帮助着；取藥的取藥，做飯的做飯，忙个不停。医生看了二多子的伤，敷上藥，吃了飯，提上一个馬灯走了。等帮忙的人也都走散，唐滿園責备起老婆来：

“早告訴过你，不要扔下孩子下地，你不听，非闖出乱子不死心！”

石爱妮肚子里憋的气更大：“別再这样說，我不下地怎么办。那几亩地，草苗一般高，沒有糞土，好好耨种还打不了几斗粮食，耨种不到几斗从哪里收？”

“把孩子交給孩子怎么成？”

“不交給孩子交給誰？交給你，王国栋是許你抱着孩子攆車，还是許你抱着孩子鋤地？”

“你不去，我不歇晌也能把那点地鋤一鋤。”

“把你一人累死，我們娘兒几个就更好过了不是？”

唐滿園听到这里，心中一陣难过，他不再来責备別人，反而責备起自己，“都怨我，都怨我。”他把头低下。

靜了一会，石爱妮才向滿園說：“还在这里楞着，也該把鉄蛋找回来啦！”

滿園走出屋門又回来向老婆沉痛地說：“鉄蛋媽，这都怪我没有出息，一个人的血汗全卖出去都不能养活你們。若是我能

干点别的，能够多置下几亩。你娘儿几个也不至于受这个罪了。我求你，把铁蛋找回家，不要再打他了。”

“不用你护着他！这样的孩子，不打怎么成。要没有点怕惧，以后更不牢靠，我下地还怎么把孩子交给他？我不打，他能改吗？”石爱妮狠狠地說。

“要打，也就輕輕打两下吧，管孩子要三分打，七分吓唬。”唐滿囤一面說着，一面为兒子担惊害怕着走出去。不多一会，他帶着納悶的神色走回来向爱妮說，他去过的几家都找遍，沒有他。后来，“我在村边又喊了一圈。也沒有人答应。”

石爱妮听了丈夫的話，心跳起来，不知怎样她預感到，一个麻煩事又来了。她把怀里的二多子放下，跳下炕，理了一下她那散乱的头发，便走出門来。这时滿囤又上在房頂上喊起来：“铁蛋，铁蛋……”

石爱妮走到胡同里，向房頂上丈夫喊了一声：“不要喊，他听到也不答应。”

唐滿囤从房頂上下来，跟在石爱妮的身后，找了村边的几个柴草垛，沒有铁蛋。随后他們又向碾棚走来。在路上，石爱妮悄悄地向滿囤說：“这碾棚里放的有柴草，还有一个放簸籬的土炕，我猜他一定是藏在这里。我看着这碾棚門，你去梦花家借盞灯来，咱們仔細地找一找。”

滿囤答应下走了，石爱妮輕輕地走到碾棚門口，仔細地听了听里边，好象有动静。她心里高兴，以为铁蛋藏在里边是一定的了。

“……我爸爸要是把我真許給王五，这一輩子可怎么过呀！你就該趁这个时候也托人去我家提亲。”一个姑娘的声音在喃喃地低語着。石爱妮却听不出是誰。她正在納悶，又听到下一

句：“……我心里害怕，晚上净做恶梦。”石爱妮明明听到是人声，心里却十分吃惊。她木然地立在那里，随后从里边窜出一个人来，吓得她后退了一步。那个人是男的，拖着很重的脚步走去。她还没有来得及辨認，从里边又跳出一个女的，这个人，她虽然没有看见她的脸，却已经感觉出她是果树枝了。石爱妮非常懊丧地走开那里，迎面丈夫提着围灯走来，她便和满囤說：“碾棚里沒有，咱們去找旁的地方吧。”

他們两个提着一盞灯，小心翼翼地找遍全村所有的柴草垛、碾棚、磨棚、厕所、閑院子，以及一切可以隱身的地方，沒有一点鉄蛋的影子。这时石爱妮的心，便更加沉重起来。滿囤是一个心軟的人，他几乎哭出了声音；他一路淒凉地喊着：“鉄蛋，你在哪里呀兒子？出来吧，你媽不打你啦。……鉄蛋，你媽和我說，你家来以后，明天領你去刘家庄看戏，还买糖給你吃。……”这一来全村的人都被惊动起，都来帮着找，帮着喊，村庄动荡在悲哀的呼唤声里。

石爱妮那副一貫沉着的臉，在灯光中看到越来越恐慌和阴沉。她不住的命令着丈夫：“到家庙扛那根竹杆来。”……“去拿条繩子。”

大家把提灯系到井里去，用竹杆搅动着井水。老少兄弟爷們齐下手，一会就把村中所有的甜水井、苦水井打撈了一遍。什么也沒有。这时，甚至在这时以前，鉄蛋的下場在媽媽心里已是十分可怕的了。但这个做媽媽的不比別人，她并不掉泪，总是擰着眉，咬着嘴唇，忍受着刀刺一般的痛苦，保持着最大限度的冷靜。她仍然在想，在哪里可能找到他呢？……

三

自鉄蛋失踪以后，庄稼熟了，树叶落了，鉄蛋的音信却一点也没有。秋天听说：东洋鬼子杀来了，逢人就杀；前几天“中央軍”沿着铁路南撤，见东西就抢；最近各式各样的土匪“司令”遍地皆是，到处打家劫舍。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鉄蛋活着的希望在她心里没有了。但村中的人，每人根据自己听到的流言又都有自己的猜测。有的人说，鉄蛋一定是投河死了，因为那孩子太烈性，平日给人的印象是什么也不怕，什么也做得出来的。又有的人说，小孩子寻死不可能，但为了向河东躲，河水太大游到河当中没了劲——淹死，这是一定的。总而言之，每人都认为自己的推断是十分合理的。

九月間，石爱妮忽然听到说，小周看见过，鉄蛋是向河那边跑去了。到石爱妮真面对面向小周打听的时候，小周脸儿红着，含糊其词地说：“呵，我记不清了。……对对，那一天下午，我在南洼锄地，猛一抬头，好象是一个孩子从堤上跑到河坡去了。”明明是谎言，处在妈妈的位置上是不易辨清的，或者是根本不愿辨清的。哪怕只有一线的裂缝，她抱有发现整个天地的希望。石爱妮追问着：“穿的是什么衣裳？”小周闷了口，只是微微摇摇头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这，这没，没有看，看清。”如果她是一个事外人，就很可以看出，小周连编也来不及了。但当妈妈的还是耐心地问下去，直到他连一个字都答不出来的时候，她才拖着两条无力的腿走回家去苦思。

另外还有几种说法，更是无稽之谈，象大龙仙——唐河水太太——便一口咬定说，鉄蛋是如来佛身边的童子，思凡下界，如